

海南作家丛书

海南出版社

岛

钟彪

著

AI NAN ZUO JIA AI NAN ZUO JIA

魂



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钟彪，海南岛西人，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当过工人、工程师、厂长、秘书，现为《海南协商报》总编。

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一批小说、散文和诗歌。著作有《又做单身汉》（散文集）、《人造花大王——欧宗清》（传记文学），现为海南作家协会会员。

海南作家丛书编委

主编 霍宝珍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陈剑晖 张爱国 凌代坤

晓 剑 韩少功 蒋子丹

霍宝珍

序

我的故乡有一位很会说书的闲人，我读小学的时候他的胡子已泛白，只是看不出他的大致年龄。闲人白日里一味地与床为伍，有时打呼噜，醒转来就读古传，一本《三国志》，还有一本《说岳全传》，都被他翻得体无完肤。日落之后，闲人纵横捭阖于街巷，并非用足，而是凭三寸不烂之舌。他的“古”讲得惊心动魄，吊人胃口。虽说人物翻来覆去总跳不出上述两书的圈子，然故事却常说常新。同一个张飞，三天两头便从他口中蹦出又一个故事版本来。因此之故，闲人的身边总是围拢着不曾衰败的听众。如今想来，故乡的这位说书人竟是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且善于编织故事，结构情节，倘若他要立志当一名通俗小说家似乎不是太坎坷的事情。

80年代中后期，我供职于岛西一家糖厂。每逢停榨之后，我有近半年的时间是闲人，于是便学着故乡那位说书人尝试着讲故事（不过不是用口，而是用笔），打着小说的幌子四处向报刊投稿。然而我的运气与故乡那位闲人简直不堪比拟，似乎没有哪一位编辑愿意读我的故事，偶尔接到退稿信，却写

着“文字尚可，思想浅薄”。原来写小说还不能思想浅薄。这或许便是故事同小说的根本区别所在吧。然而，这思想如何磨砺才能深刻起来，却是件极虚幻极空灵的事情，不像文字或者情节，多练多写总有一天熟能生巧。无奈之下，只好下笔前苦思冥想，修改时反复斟酌，投稿时不折不扣，终于1984年仲夏，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招贤》发表于岛内某报副刊。编辑来信说“此篇刚达到发表水平，拟采用”，云云。有了这篇壮胆，便一路地做将下去，便有了这本集子里的20余个短篇和4部中篇。然而，趁出集子之际，回头检点一番，全书各篇仍属“刚达发表水平”之作。斗转星移，一晃10余年过去，至今写出来的小说自觉思想苍白，可见对于思想的磨砺，我依然找不到一块有效的“磨刀石”，以致每发表一篇小说，我总疑心它的读者人数也许连故乡那位说书人的听众都不如。

感谢南海出版公司和海南省作家协会给了我出集子的机会。不消说，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其意义犹如文学跋涉途中的一次加油，一次对于文学自信心的拯救，扶持的力量将伴随着我旷日持久的磨砺。

是为序。

作者

1997年6月24日于海口

目 录

序.....	(1)
--------	-----

短篇小说

岛魂.....	(3)
小憩	(15)
典妻	(24)
我们盼着聋哥和瞎嫂	(40)
秋之谣	(49)
寻找扳手	(56)
鱼贩子阿明	(63)
蔗海苍茫	(70)
海边的故事	(76)
变幻	(83)
曼谷小说两题	(89)
木屐的故事	(94)
杀猪三	(98)
苍茫秋色.....	(103)
绅士与郎中.....	(109)

老金·····	(114)
车间人物三录·····	(120)
语言大师·····	(127)
火光·····	(135)
招贤·····	(139)
愕然·····	(143)
师傅·····	(144)
夜班里的话题·····	(149)
趑趄的迪斯科·····	(153)
最后的晚餐·····	(156)
小厂逸事（六题）·····	(160)

中篇小说

躁动·····	(179)
不归路·····	(229)
落花逝水·····	(268)
龙·凤·鼠	
——县委大院里的故事（四题）·····	(300)

短

篇

小

说

岛 魂

小瓷槌虬曲在铺满厚厚一层落叶的潮湿而松软的地面上，鸟枪倚在怀里幽蓝得悠然。树影轻轻婆娑，筛下些幽光在枪身跳跳荡荡。一株青筋嶙峋如螳螂一般的脖颈，经常做 360 度的旋转，期待着鸟的光临。然而，这一撮林子稀疏而瘦瘠，且很小，很卑琐地藏匿在四周苍莽蔗海深深的褶皱里。林瘦鸟稀，连鸟噪也就很寡落。小瓷槌蜷伏了一个上午，收获甚微——两只瘦吧啦叽的山鸠。

天空一块两块地在头上寂寥的蓝着。8 月的阳光，如雨点似的从稀落的叶缝间撒落下来，撒在一片片未名的野花和树木上，远处，风拨得蔗林窸窣地响。

一只沙虫子，迅疾如一道赭色的闪电，从脚边一掠而过，地上的枯枝败叶便吱吱作响。

小瓷槌瞅瞅表，已是九点一刻。便极不情愿地把两只死山鸠倒悬在枪尾上，吁口气，抓着背上的酸痛处，晃晃地走出林子……

自那疯女人被驮进山里来，这平静的世界真如发生了一件极伟大然而又极麻烦的事变。那天，小

瓷槌的主人——甘蔗承包户主肖子敏开着摩托嘟嘟地钻进蔗地，把正在忙活的他拽上摩托车的后座，又嘟嘟嘟地驰回住地。

“小瓷槌，从今以后不要去晒太阳了，我派你一个差使：专门伺候那个癫……不，你就称她余大姐吧。每天早上去寻两只鸟来给她煲粥，她极爱吃粥。”

主人说毕，给他扔下两套崭新的衬衣和一套西装，还有一支贼亮贼亮的鸟枪，临走时还郑重其事地在他的肩膀拍了拍。

却奇怪，这个不知来自何方，永远苍白的如怨如诉的一个疯女子竟引得主人如此耗费。小瓷槌见主人一脸的庄严，也就不好启口，也就真不晓得。于是，小瓷槌每天早上必定是穿上白白的衬衣去钻林子；套上蓝蓝的西装去给疯女人喂鸟粥。疯女人终日的发痴发木，却极美，美得哀婉，憔悴的白脸庞上嵌着一双不会荡动的乌黑的眸子，经常瞪得小瓷槌颤颤地凸起疙瘩皮。水草一般的长发，犹如风中一面黑色大旗，似乎覆盖着许多永不为人知晓的秘密。三十？四十？委实难看出个确凿年龄来，遂使小瓷槌闭上眼睛，沉入一瑰丽梦境。

疯女人很野，总见她哈哈大笑着在房子里小跑，经常一拨拉，半瓷碗的冒着白烟的鸟粥便潇洒地将他的西装绘成一张地图。

“混蛋鸟癫女！”自是不敢骂出口，咚咚咚咚地跑进厨房，用毛巾浸了水一把一把地抹那西装上的地图。

“东风吹，战鼓擂……大风浪里练红心……”这疯女人竟意外地有着一副好嗓子，每天中午必仰天长歌一通，全是小瓷槌未曾听过的歌子，于是就叫他愈加惑然……

刚回到住地，远远的，就瞅见一辆浅黄色的日野小轿车摇着黄烟屁股颠过来，小瓷槌晓得是县里的头儿来了。今早出门时，主人就有吩咐：“县里领导要来视察咱们的甘蔗基地，多打几只鸟回来设宴！”主人的脸上熠熠地分泌出光润，轰轰烈烈地又布置别人去准备那想必是极辉煌的午宴。

主人早就立在屋檐下，仰头眯眼地望着那愈驰愈近的日野小轿车，阳光烫着他很黑很茂密的头发，在他有力的下颏，透着一层胡茬的青色，这当然使得他的脸，有了一种与这环境与这天气很融和的生气，他见小瓷槌走近来，忙说：“好生看住余大姐，别让她挣脱绳子，她听见汽车喇叭叫就会乱嚷，我已往她嘴里塞了毛巾。”

不待小瓷槌回答，主人便匆匆向日野车迎上去。

小瓷槌走进那间四壁涂满红漆的房间，拉亮日光灯，颤动的灯光下，他的眼前呈现着一团白。疯女人顾秀的身子五花大绑地被缚于床上，口里鼓囊囊地塞着毛巾。听见外头“呜——呜”的喇叭声，疯女人就“唔唔”地发着颤音，一扭一扭类如蛇在绳索底下挣扎着身子，于是木板床就吱吱嘎嘎作响，连所有的门窗都在微微颤动。

这时节，小瓷槌觉得发颤的疯女人的眼睛，愈

发的清丽照人，愈发的粲然如梦，简直不敢去望。

其时，屋外头的喇叭声、笑声、寒暄声早就热烈喧天。

一个 50 开外的男人从小车里钻出来，从主人的手里接过一瓶健力宝，也不忙着喝，则把草帽摘下当扇子扇，那满头白发十分耀眼，见出格外的风度来。他的身后簇拥着的几个人都很年轻，看模样，他就是县里来的头儿了。他眯缝着眼，很潇洒地环顾四周说：“了不起，了不起，只一年功夫，就把一片荒野变成了茫茫蔗海！”模样俨然是观赏景致，又仿佛自我陶醉，脸上自然就漾着一种醉意，仿佛他自己就是这蔗海的主人——说是主人也未必不可，他是一县之主呢，这蔗海如今就在他足下晃颤着。

他身边几位年轻官员也就如鸡啄米般地点头已，那张脸于是格外的生动。

“老肖呢，谁是老肖啊！你这个专业户快变成了大老板啦！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一定要在全县推广！”

“哦哦……哦哦”被称作老肖的主人便跨前一步，立在他的一侧，很恭敬地说了几句感谢当地政府大力扶持，今后还须仰仗关照一类的言辞。铜黑的两耳微微痉挛，脸上闪动一些不可捉摸的光芒。

白发官员扫了对方一眼，便又移开目光看着面前的蔗海，略作沉吟。他感兴趣的自然是蔗海。至于那专业户何许面目，无关紧要，他每天必定是如看电影一般会见无数的陌生人，更不需让秘书之类

的人来向对方介绍他的身份了。

其时，一只蓬松的大灰狗蹿出门来，汪汪汪地朝客人吠得很凶。

“哟哟，你养狗？喔，要当心疯狗……”白发官员退了几步，脸色陡白。他身边的几个人额上发了汗，手里都握起拳头，也朝大灰狗吆喝着。

“荒山野岭，养狗看家！”老肖威武地吼了一声，像在下达命令。狗顿时止住了吠声，掉头朝苍茫蔗海间窜，一下子便为翠绿所囫囵吞掉了。

低低山风，吹得蔗海尽在颤栗。

“哟嗬，好堂皇的肖家宅第，我这个县太爷真是望尘莫及。”白发官员见狗远去，于是旺了精神，忽然对面前主人的住宅生出莫大的兴趣来，经他这一说，众人便蓦然的一律惊回首，才发觉面前确实竖着一座气势非凡的建筑物，约有丈把高，完全是水泥钢筋结构，巍峨挺立在这蔗海的迷茫里，遂满面皆是讶异。于是就细细的在心里揣摩、丈量，那门匾烫着金字“藏玉楼”，似水晶般晃眼耀目，仰望者一个个一下子都变得渺小卑微。

“肖老板，你这深山别墅，也是咱县的一桩新鲜事物！”

“装饰真够水平，没有三四万怕下不来！”

“‘藏玉楼’，很雅致的斋名，肖老板本人恰如一块璞玉呢！”

众人附和，慨叹，同时就摇起头来。那摇头当然不是表示什么否定，而是这么一种意思：真了不

起，没有颇厚的家底建得起这样的“别墅”么。

那主人被人唤作老板，且又出自政府官员的口，也未见有半点的忸怩，只见铜黑色的、轮廓粗大的脸膛愈发地铜亮，嘴角裂开了一丝隐秘的笑意。半年前，他建造这座楼宅自然不是为了日后可以出一回两回主人兼导游的风头。楼宅建好的第二天，主人租了一辆面包车，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驮回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女人，惴惴然就锁进最末的一间厢房里。每天暮色深重的黄昏，肖老板便携着那团空灵的苍白的影子从楼宅里走出来，在长长的山道上蹀躞。那情景叫人生发出古堡幽灵般的凄清……

这富有浪漫色彩的一笔，倘若让这些政府官员晓得了，真不知要勾出几多迷惑，几多疑云，几多猜测来。

众官员兴致颇高，看罢外头又想探里头，理所当然的是主人充当向导，领着众官员鱼贯而入，一一巡视客厅，厢房，庭院，花圃，假山。那假山很大，有亭子，有石凳……每到一处，众人便啧啧地大发议论，使楼舍四壁嗡嗡回响，有灰尘落下来。有一带眼镜后生，还不时掏出笔记本记着什么，极其负责，极其认真，仿佛要回去做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似的。

当人们走近那末尾的一间厢房时，主人便止住脚步，急急地掉转头。众人自然不晓得个中原因。却隐隐听得有“唔唔……”的颤音从那房里飘出来，像猪嚎。又见那房子的门窗一律的紧闭，且窗户披一

身洁白的窗帘，呈着完完全全的静美。

客随主便，便都趑回客厅里歇憩。

客厅里早就摆设好一桌丰盛的酒席，菜香袅袅地散漫四周，痒痒地撩着肌肠辘辘的客人们，自然也就抹平了众人刚才心中那团疑云，将直愣愣的眼神粘在五光十色的席面上。

“请坐！诸位请坐！”主人刚一摊手，众官员便合拢过来。

四眼后生眼尖，拍拍身旁的一张造形别致的藤椅，朝白发官员说：“茹县长，慢着，这是您的座位呐！”

“随便！随便！”白脑勺就极随便地移步过来歪在那张藤椅里。

却不晓得为什么，听到有人叫茹县长，主人脸庞陡地白起来，呈出一种说不甚分明的愕然，且认真地瞅那茹县长良久。

那酒菜以及关于甘蔗承包户的印象，全都香香地诱人。于是，便一个一个地举起高脚酒杯，叮叮叮的撞碰，慢慢、慢慢地就有了很多颜色和很多表情的脸。

“唔，这酒真甜，且纯，真如琼浆了。”四眼后生将一脸的嘘唏浸在透明的酒杯里。

“是山兰米酒，跟黎胞兄弟学酿的，嗯，干杯！干杯！”主人潇洒地举起杯。

茹县长很会节制，只慢慢地用双唇轻呷着米酒，不敢和年轻人对垒，却很专注地急攻水鱼，不多久，

脸上也分明泛出了半轮黯红。

小调匙碰得杯子叮叮叮响。

菜又一盘接一盘上来，酱爆肉丁，海带炒腰花，炒黄鳝……众人都吃得叫好，脸上又各自泛出猪肝色，一层层沁出油汗来。

“当年伏波将军南下琼岛，在‘天涯海角’留下‘南天一柱’的遗墨，成为千古绝笔。而今，咱们肖老板抛妻别子，前来岛西拓荒种蔗，兴建楼宇。谁晓得若干年之后肖子敏不被载入县志史书，留芳百世？哈哈……”茹县长酒兴上来，谈古论今，颇有才子风度。

众人便嘿嘿地陪着做笑状，且分明晓得首长那“伏波将军”之典故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也无可奈何。

只有主人不笑，脸色有些凜然，脖子上沁出粗大的汗粒。

“肖老板，我很想写你一篇人物专访，你不妨谈谈你来海南岛拓荒创业的经历吧！”四眼后生扶了扶滑落在鼻梁的眼镜说道。

“嘿，我么！现在的苦算什么？比起当年真是小巫见大巫！”

“何故？”

“……只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实话实说，我16岁那年就来海南岛当知青……如今，我是二下海南……”说着，满满的咽下一杯白酒，脸色愈发的深沉和迷离。

众人满脸惊诧，都凝望着他。这40岁的汉子真